

丁卯秋續得嘉靖癸丑歲春二月吳興陸穩叙刻本
与此差後一年向陸叙中有前年出字印幸於友人
家不見內府本讀之始知吾輩以前以此後內府本者
此無誤也陸叙又云別駕唐公以傳學問於世視暇暇
訪余於山堂得墨原本將歸向梓之是又一本久
多兩原本以勘陸本殊有不合和陸所云唐得墨
原本者此即陸本也陸本出內府原本出道藏
殆不得多矣唯陸本無叙唐本有陸之叙此人
遂羅唐本出自陸本其實陸初定一年原本後
十年實不侔矣

秋九日二日復翁



讀墨子



昌黎韓愈撰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
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
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褻弟子疾歿世
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化譏祭如不祭者曰戎祭
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
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
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
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一卷目錄

親士第一

修身第二

墨二



一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二卷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三卷

尚同上十一

尚同中十二

尚同下十三

四卷

兼愛上十四

兼愛中十五

兼愛下十六

五卷

非攻上十七

非攻中十八

非攻下十九

六卷

節用上二十

節用中二十一

節用下二十四關 節葬上二十三關

節葬中二十四關 節葬下二十五

七卷 天志上二十六 天志中二十七

天志下二十八

八卷 明鬼上二十九關 明鬼中第三十關

明鬼下三十一 非樂上三十二

九卷 非樂中三十三關 非樂下三十四關

非命上三十五 非命中三十六

非命下三十七 非儒上三十八關

非儒下三十九

十卷 經上第四十 經下四十一

墨子

經說上四十二 經說下四十三

十一卷 大取四十四 小取四十五 耕柱四十六

十二卷 貴義四十七 公孟四十八

十三卷 魯問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十四卷 葡城門五十二 備高臨五十三

備梯九十六 備水五十八 備突六十一

備穴六十二 備蛾傳六十三

十五卷 迎敵祠六十八 旗幟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七十一

明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吳興北川陸 纂校行

墨子序目終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

墨子

卷一

一

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唵怨結於民心譎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

陝

豐
終始

疆

疆

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牙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鑑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境埆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墨子
君于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

一卷

二

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譏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疆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隤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疆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

幾

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墨子

一卷

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公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具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

父

偃

疆 偃

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肱中行寅染於籍秦高疆
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
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軼伯不禮此六君者所染
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
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
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爲君
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
怠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
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
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
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
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
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園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
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
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
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
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

墨子

卷一

四

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東而愛之燕而利之也奚以知天燕而

墨子

卷一

七

愛之燕而利之也以其燕而有之燕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牕羊豢犬豬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燕而有之燕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彊

饑

饑

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糧救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

墨子

一卷

六

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一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駢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

饑

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饑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皆憂忘患去之心不能經出

墨子

卷一

七

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第六

怪

饑

饑

墨子

卷一

八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特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収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絲麻梱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省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其革不頓士民不勞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

節
彊體

饑饉

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女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是以增氣充虛疆體滴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水夏則飾饌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若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足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歛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

墨子

卷一

九

姦妄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

墨子

卷一

十

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鍾鼓之樂上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竿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咸

饑

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
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
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
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
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

今一卷

十一

無終字

墨子卷之一終

道藏本校 沛一

墨子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

墨子

卷之二

一

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

下首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異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闖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

墨子

卷二

二

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畎畝之中授之政西伯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

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
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變顏色
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
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
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
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
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
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
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
夙興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
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

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
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地外有以爲皮幣與
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
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
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人守則固出
誅則疆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
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
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
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
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
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鬱孰能

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辭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

墨子

卷二

四

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毋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

宰故當片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
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
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
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旣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
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
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
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
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
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
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

墨子

卷二

五

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
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
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
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
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
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
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
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
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列古者舜耕歷山陶
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
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姪臣親爲庖人湯得之

舉以爲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彼褐帶索庸築乎傳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辭貧富貴賤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墨子

卷二

六

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惡庸旣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

彊

彊

墨子

卷二

七

鯀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
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
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
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
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
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
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
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
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
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
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疆
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
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
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
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
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

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間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實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間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唯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皆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處居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我以此知天下之士

墨子

卷二

八

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唯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哭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告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

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傳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

墨子

卷二

九

其言用其謀行其道土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睠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

壁

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主令
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
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
美好者焉政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
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
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
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
學能者也使不知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以賞
公大人骨肉之親盛瘡豐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
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非
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

墨子

卷二

十

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匿良道而不相教
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
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恭頤南宮括散宜生
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
仁義求爲上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
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
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爲說而不
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無終字

墨子卷之二終

道藏本校

沛二

墨子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禱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

墨子

卷之三

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

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
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
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
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
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
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
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
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
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
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
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
墨子

八。三卷

二

尚同中第十二

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
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
苦雨湊湊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
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告
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
上者也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恃蓋其
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
具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
之義故交相作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

其

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
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
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
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
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
子旣已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
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
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旣已立矣以爲天下博
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
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旣已立矣又
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

墨子

卷三

三

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
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臣民之正長旣已定矣天
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
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上之所非必亦非之
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
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
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
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
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
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
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

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同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墨子

卷三

四

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犬畜將猶未止也故當皆天降寒熱不節霜雪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留戾疫飄風苦雨惝怳而恒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

下
不
量
幾
不

彊

彊

墨子

卷三

五

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絜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謀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木燮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法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違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罍罍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

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恭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文此政以爲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實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墨子

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伯以尚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

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
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
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人之心助已思
慮使人之肱股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
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
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
成矣故占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
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
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 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
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
之所加莫敢不實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
墨子

。三卷

七

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
駒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
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富賢罰
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
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
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
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
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

苟古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以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占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墨子

三卷

八

聞而蕩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卿長家君是故占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卿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

此

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告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

墨子

。三卷

九

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

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耶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載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鑒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既以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窅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言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

疆

哉

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
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手之
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疆也夫唯
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占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
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
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
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
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
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
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
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
持之富貴以消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
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土君
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上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
百姓之利故富上同之說而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
也

墨子

卷之三

十一

無終字

墨子卷之三終

道藏本校

沛三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知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

墨子

卷四

一

天下虧

不

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遂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爱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

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皆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

墨子

四卷

二

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身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

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子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政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

墨子

卷四

三

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常以帶錢練帛之冠人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肱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鰲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上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上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

墨子

四卷

四

無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占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邸嚶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蓋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捷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

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胥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魯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

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賤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

墨子

卷四

五

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爲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耶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

即

與

即若

為友上
無若字

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
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
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
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
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
爲宰乎而有消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
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
唯毋以兼爲正耶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所以皆聞兼
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
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

墨子

卷四

六

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
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
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若爲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
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
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
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
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
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片此行
若此若之二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
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
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

之

幾

駟馳

睹

即

即

即

墨子

卷四

七

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
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
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
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
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兼。費也不
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
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
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
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
爲吾身此。忝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
晉之猶馳駟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
不衣疾病不待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
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萬萬
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
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
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
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
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
餒。轉死溝壑中者。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
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
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
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

印

羣

印

印印

墨子

卷四

八

獨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嘗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恭誓曰文王若曰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恭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于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

印

士

偃鼓

墨子

卷四

九

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
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
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
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
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
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
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
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
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
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
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

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
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
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
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
不識天下之上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
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腰當
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
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
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敢其士
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
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

即

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
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
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犂羊之裘
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
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
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爲難也然
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
其上也今若夫燕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
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
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燕相愛交相利也譬
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
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
故君子莫貴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
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
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燕之不可
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

卷四

十

無終字

墨子卷之四終

道藏本校 沛四

墨子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朶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

墨子

五卷

一

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舉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和德謀若此可得而和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當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住而靡弊腑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馬牛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

墨子

五卷

二

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所

報

飾攻戰者也言南則荆吳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也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夫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

墨子

五卷

三

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燕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故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占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秦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

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嘗孤旆舍
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
年不成及若此則具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不
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比郭徙大內闔王宮而吳國以
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
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分牙
之士皆別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
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
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
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
墨子

五卷

四

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
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
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
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旣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
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卜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
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
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
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養者聖王之法也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

墮

器
閫

殺
王

墨子

五卷

五

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徃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閫曰宛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况先列北撓乎哉罪死無殺以譚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剥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利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天師者之用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利

使

而

和威不圍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贏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慢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䟽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遼遠糧食不繼餒食飲之時厠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

墨子

五卷

六

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_而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曰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搃矢有苗之祥苗

墨子

五卷

七

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桀桀天有韜命日月不恃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鸛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鑪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公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卿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宥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恭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收狂夫及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龔湯之緒此卽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紫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

救之

正

無終字

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之救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

墨子

五卷

八

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止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臣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終

道藏本校

沛五六同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羊鰭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羊鰭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

墨子

六卷

一

不

者羊鰭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鰭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伶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惟不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獨

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歛厚民財不足
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與師以攻伐鄰國父
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
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優豪攻城野
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
起與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
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
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
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

墨子

六卷

二

饜殽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
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
輪車轅輶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
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
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
之和不敢遠國珍恆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
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至月厚
愛黍稷不二羹藪不重飲於土塹啜於土形斗以酌饒印
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
服紆紬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
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

羣

不日

此

廣

朽

奈

墨子

六卷

三

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
拆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上甲之利
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
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
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
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
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
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
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
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濕上重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宮
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
爲親度也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
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
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
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爲親度

奈

衆亂

上有而

無也字

即

墨子

六卷

四

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反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

璣
鼓
壺

柰

風
器

此

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
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
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食必多文繡必繁
丘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
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墳又必
多爲屋幕鼎鼐几筵壺盞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
若送從曰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
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柰何哉曰哭泣不秩聲
翁緘經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
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顴顏色鰲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
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扶而能行

墨子

六卷

五

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
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
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當器
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細計厚
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
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又禁之以此求富比譬猶禁耕
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旣已不可
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
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
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
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顴頰

政

必者

色驚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旣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第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墨子

六卷

六

子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畏而毋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旣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旣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

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案盛酒醴不淨絜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旣訖而後哭滿塹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塹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旣葬收餘壤其上壟皆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

此

吾本

節

沐

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必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璧玉卽具戈劍鼎鼓壺蓋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極埵差通龍雞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外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

墨子

卷六

八

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舜堯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輪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毋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

節

有儀秉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燼上謂之登遐
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
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
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
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
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
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期其所以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
食之財何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
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

墨子

六卷

九

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
之利故常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逃 且 逃 逃 得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况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

墨子

卷七

一

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

墨子

卷七

二

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
 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
 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
 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
 爲政於三公諸侯上庶人天下之上君子固明知天之爲
 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
 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糲
 牛羊黍犬貳絜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
 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
 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
 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
 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
 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
 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
 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
 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
 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
 爲博爲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
 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
 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
 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
 之惡人者此爲之惡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

幸

奈

士

其壽不殁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糲牛羊豢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和於天

墨子

卷七

三

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罔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

賤

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
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
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
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
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
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
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
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
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然吾未知天
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
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
墨子

卷七

四

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
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
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
書馴天明不鮮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
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無
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
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
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
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
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

將

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

墨子

卷七

五

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欲矣人不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祟也若已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占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蓄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

者 幸 幸

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爲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占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

墨子

卷七

六

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

墨子

卷七

七

也堯舜禹湯文武馬所從事曰從事無不從事別燕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厥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謬傳祿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

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辭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

墨子

七卷

八

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

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與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爲正有上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

墨子

七卷

九

侯不得次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糲黍具牛羊犬彘絮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惡

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祇
夷之國皆糲黍其牛羊犬豕絜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
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重而愛
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
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
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
民國殺一不祥曰誅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
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
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
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
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

聖子

七卷

十

之故皆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
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
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
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其賞善之證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無惡天下也從天賊
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誦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不
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
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
之庶民屬而敬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責不之廢也名
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上君子欲爲義
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

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
若曰大不小攻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許不欺愚也
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
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
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
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
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
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許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
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
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
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

墨子

卷七

十一

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
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
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
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吾以
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皆
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
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上此列其舟
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
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
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園胥靡婦
人以爲春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聞

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緇虛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誓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告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墻垣袒格

墨子

卷七

十二

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袒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知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贅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贅黑白其苦之辭

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
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其謂甘
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
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黃白黑其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
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
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
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
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
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
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

卷七

十三

無終字

墨子卷之七終

道藏本校

沛六

墨子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關

明鬼中第三十

關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昇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

墨子

卷八

一

奈

鬼下無之
字

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然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當人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物聞鬼之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

神鬼

幸

改

識
幸

子

八卷

土

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弋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首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謀若此之懜邀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爲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荝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

燕
幸

幸

幸

秋冬夏

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懣懣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拓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伏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壁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紉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株子舉揖而臺之殪之壇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開者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懣懣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

墨子

八卷

三

而

其

奈

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出洫搃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旣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桃神之而臺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開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若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懣懣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男入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

墨子

八卷

四

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向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爲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實也必於祖其儔也必於社實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儔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爲以敢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倅毛以爲犧性珪璧璜瓚璫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歟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

何

蟲

商周

士

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孰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罔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虫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人面胡敢興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周商墨子

八卷

五

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

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卜往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墨子

卷八

六

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爲陣馬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禽推哆大戲女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劉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

璣

為

墨子

卷八

七

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般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儆戒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力勇強武堅甲利兵者比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明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歟也今繁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繁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牷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牷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

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禍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上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竿笙之聲以爲不

墨子

八卷

八

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糲黍稷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遽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搖滌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歛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竿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歛乎萬民以爲舟車旣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

即鼓即
合

萬

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
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
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千戚民衣食
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今此今有大國
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弱衆寡詐欺慝貴傲
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
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千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
與卽我未必然也曷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歛乎莫民以
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
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鐘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益
墨子

卷八

九

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
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
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
之轉朴使大夫爲之廢大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
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勸奪民衣
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
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旣已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
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戾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
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
勸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
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

綉

即

稽曰食飲不美而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靡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絳履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雖不耕稼樹藝雖亦不紡績織絰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君子不強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卽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卽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

墨子

卷八

十

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耕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絰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絰多治麻絲葛緒

細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殍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蒐磬以力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

八卷

一一



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銅板活字

無終字

墨子卷之八終

道藏本校

沛七



墨子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
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
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
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
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
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
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
者之言不可不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

奈

九卷

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
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
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
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
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
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蓋
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
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也末淪於桀紂則天下亂在
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
或以命爲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

民



奈

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
請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
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請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
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
請禍不可請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
未盜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
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
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
姓之誅也該百姓之誅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
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
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

墨子

卷九

二

毫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
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
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
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能及我
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
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卿
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
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
爲賞罰以勸賢是以人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

辨

弟

至

墨子

九卷

三

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
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
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
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
孝於親戚出則不治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
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皆有難則不死出
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
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
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
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
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昔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
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情於從事是以衣之則不足
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
命固且貧苦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
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
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
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
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
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禱此
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
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
足上無以共案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

奈

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負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

墨子

九卷

四

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

饑

人久

墨子

九卷

五

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皆也三代之聖者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止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歐駟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而能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帥此語夏王桀之忱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言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比

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侮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
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
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
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
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
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有天命者不
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
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者不先
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

墨子

九卷

六

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
三法曰有考之者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
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
乎國察禹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
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尊
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
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
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
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收俗
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
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

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妙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皆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而不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馭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

墨子

九卷

七

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術之此皆疑衆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孟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旣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壘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

我謂

十尚

政

為

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
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
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
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
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紂之曰于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
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
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
舌而利其唇喉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改者
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
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
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
墨子

九卷

六

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欽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
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
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
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
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
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維多治麻統葛緒捆布
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
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乎王公大人黃若信
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
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維
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

養

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耘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墨子

卷九

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皆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戶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冢在則慙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禰爲僕妻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

者悖

登

故強曰 舟

墨子

九卷

十

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
負索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和輕所至重豈非大
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
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
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
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曉天下
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
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徹貪於飲食惰於作務
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遠之是苦人氣觀鼠藏而祗
視責甌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
穀既收大喪是墮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
矣因人之家翠以爲恃人之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誇
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
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
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
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倬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
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倬奚仲巧垂皆小人邪
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人曰君
子勝不逐奔拊函弗射強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
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改從
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則
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拊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

本
孔丘
滅
義

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旆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群威父毋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義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墨子

卷九

十一

壹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丘孔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其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

逃

可機

墨子

九卷

十二

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與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覲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盡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

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榮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具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少樹鵠夷子及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爲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孔丘窮於蔡

陳之間藜羹不糗十日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甚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各語女曩與女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然就此天下坡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慳乎衛陽虎亂乎齊佛盼以中牟叛求雕刑殘草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

卷九

十三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相盡也知倅也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缶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敬也園一中同長也行爲也方柱隅四謹也實榮也倍爲二也忠以爲利而強低也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信言合於意也聞不及旁也偁自作也繯問虛也誚作嫌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爲所作也櫻相得也任上損已而益所爲也似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櫻

墨子

十卷

一

櫻也力刑之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偁所然也卧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爲然也攸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攸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喜也爲窮知而憊於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譽明友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舉加舉擬實也知問說親名實合爲言出舉也聞博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合年宜必功利民也欲至權利且惡至權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

且

士

也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微易也諾不一利用損偏去也假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僂稭抵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缶無非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肅同名二與闢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損而不害說在餘異類不吡說在量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偏去莫加少

墨子

十卷

二

說在故必熟說在頓假必諄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疑說在逢循遇過擇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害川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字或從說在長字久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宜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使殷美說在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以楹爲博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

枝可

辯

逃逃

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忤景不從說在改寫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佳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新則
不動說在端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
而不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曰說在博缶而不可擔說在博
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字進無近說在數天而必缶說
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後貢而不捷說在勝一法者之相
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狂舉不
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燕倚
者不可正說在剝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
說在廢材唱和同患說在功買無貴說在飯其賈聞所不
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賈宜則讐說在盡以言爲盡

墨

十卷

三

諄諄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
可說在飯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
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
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辨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
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
說在忤頗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
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榮誹之可否不以衆
寡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
誹者諄說在弗非知拘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
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
上也說在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皆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怨怨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仁愛已者非爲用已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等異論也行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實其志氣之見也使入如已不若金聲玉服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爲芬而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

墨子

十卷

四

卧

城得金卽與人謂人衆情謂爲是爲是之台彼也弗爲也廉已惟爲之知其也卽也所令非身弗行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生楹之生商不可必也臥夢平憐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也皆也代若畫僂也言也謂言猶石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君以皆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待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

捷若也

有

墨子

十卷

五

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撻也若事君今又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畫爲鶉鴒偏也者燕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僇啁民如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必謂臺新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圜規寫友也方矩見友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有聞謂夾之者也聞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也纏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其虛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攫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攫相盡體攫不相盡端化兩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厚可法意規負三也俱可以爲法俾然也者民若法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當犬爲欲難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腐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爲窮知而憊於欲之理難脯而非怨也難指而

與

非愚也所爲與不所與爲相疑也非謀也已爲衣成也治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爲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威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灑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聞也方不庖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爲也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威之爲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當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盡蕩也順長治也盡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

墨子

十卷

六

也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於徇家良恕有無也此度多少也免蚘還園去就也烏折用桐堅柔也劍左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爲姓故也賈宜貴賤也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力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諸皆人於知有謬過

與

五諸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諸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同名俱聞不俱二三與聞也包肝肺子愛也摘茅食與抬也曰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爲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爲非以人是不爲非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履以買衣爲履夫與履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舉不重不與箴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

墨子

十卷

七

顛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蚋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徇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古之使智也疑蓬爲務則士爲牛廬者夏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楸也鬪者之敝也以飲酒若以曰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爲然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五一長字徙而有處字字南北在且有在莫字徙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

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而
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止首蔽上光故成景於
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景曰之光反燭人則
景作日與人之間景木杪景短大本正景長小大小於木
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鑒景寡貌能白黑遠近
杪正其於光鑒景當俱就去今當俱俱用比鑒者之臭於
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鑒
分鑒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
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
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
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鑑小景
墨子

卷十

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重焉而不撓極勝重
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
必撓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
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所挈之止於施
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
愈得下下者愈亡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矢收上者愈喪下
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爲輻車梯也重
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軛而縣重於其前是墜挈
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杪或害之
也不墜者不得汙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踰也
若夫繩之引軛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舳倚焉

則不正誰辨石索石耳夾帶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絕引也未變而名易收也買刀糴相為買刀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離也其所以不離去則離在賈也宜不宜能欲不欲若收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為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墨子

卷十

九

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皆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木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駢乎應之曰駢何謂也彼曰駢施則智之者不問駢何謂徑應以弗

后
臧且

墨子

卷十

十

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天常中任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怨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藥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癰病之之於癰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後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感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酒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是人也指視曜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隗使今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荆沉荆之具也則沈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殿

九

有

且

推雖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履過推與成推過繪履同過
件也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斲半進前取也前
則中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斲必半毋與非半
不可斲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
心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僵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
數近後數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
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
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畫貌猶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
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
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
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

墨子

卷十

十一

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
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
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
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
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
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
唱無過無所周若糲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
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
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
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
吾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以白今

行窮可智

與

且

墨子

十卷

十二

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長外親智也室中說智也以諄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諄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諄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教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蓋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諄論誹誹之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誹上也不是是則是目是爲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

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
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

十卷

十三

無終字

墨子卷之十終

道藏本校

沛九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減
下同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感爲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感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墨子

十一卷

一

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

墨子

卷十一

二

厚親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
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
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
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新愛之中已在新愛愛加
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
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爲其室戚之故在
於感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
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爲
已語經語經也非白馬爲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
之舞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爲愛已
之人已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

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如
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
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
愛而無利鬼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
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
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
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
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
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
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也人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
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

欲 其 其 有 請 非

人智親之一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父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謀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紂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

子

卷十一

三

曰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弒子游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澣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猶小今日之知墻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固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與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戚也萬

鼓

井類
下同

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
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
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
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
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
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
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
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
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
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
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
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
一人其類在阮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中
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
江上井不爲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
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
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小取第四十五

天辨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
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畧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
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收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已不
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

墨子

十一卷

四

舉

之倖

雞

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倖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拳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倖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倖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

墨子

卷十一

五

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馬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聞雞非雞也。好聞鷄好鷄也。且入井非入

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
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
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
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
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
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
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
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
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
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
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
墨子

十一卷

六

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
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
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
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
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
將上大行駕馭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馭也子墨
子曰何故歐馭也耕柱子曰馭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爲
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
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

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
 於白苦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
 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北之由曰癸亥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
 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
 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數
 百歲之後哉而鬼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
 猶瞽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
 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如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
 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辭者談
 辭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

墨子

十一卷

七

謂子墨子曰子無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
 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
 此於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
 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
 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
 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子復於子
 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
 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一金於子墨子曰
 後生不敢死有一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
 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
 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

也 子

侯

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者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古子有聞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彘猶有聞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彘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

墨子

卷十一

八

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我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

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鄉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鄉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譽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高石子

墨子

十一卷

九

子曰石去之爲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

但知

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者之拂故有戎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戎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

墨子

卷十一

十

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羶豢維人旦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智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許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

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詰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

卷十一

十一

無終字

墨子卷之十一終

道藏本校 沛十

墨子卷之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予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卽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

墨子

十二卷

一

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粢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樂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天伊尹

伊尹
荀

黔黑

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尹伊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氣之宰不能則墨子

十二卷

二

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譬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墨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事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黜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彼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

怪
下同

與

悖哉子墨子曰占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上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程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

墨子

卷十二

三

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則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

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爲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君

墨子

十二卷

四

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櫟粟也以其言非告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何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

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若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義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

墨子

十二卷

五

八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義章甫搢恕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絺羊之裘芻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恕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恕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

妙

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
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
或仁不仁也周公且爲天下之聖人闡叔爲天下之暴人
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
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
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
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
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令
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
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公孟子曰貧富壽
夭黯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

墨子

卷十二

六

而孰有命是猶命人祿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
有義不義鮮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爲神
明而爲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
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
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
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
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
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
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
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
爲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

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勝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繭爲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慘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祀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唇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保謂擲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

墨子

卷十二

七

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卽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

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
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
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
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
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
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
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
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
與程子辨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
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烏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
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

墨子

卷十二

八

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
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
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
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貴
仕於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有昆弟五人
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爲
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
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
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
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
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

不

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魚之福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陞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

墨子

卷十二

九

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狄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以爲

長隱以爲靡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
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
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
身亂之矣

墨子

十二卷

十

無終字

墨子卷之十二終

道藏本校

沛十一冊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
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
天下三代之暴主桀紂幽厲驕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
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
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爲者齊
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
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祿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
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
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

墨子

十三卷

一

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
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
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
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
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
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
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
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
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
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

何

鮮之

墨子

卷十三

二

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今噫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根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鵝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南有啖人之國者僑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義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啖其子也魯君之變入死魯君

爲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今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告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讞壻轡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惑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鮑君之恭非爲魚賜也蚬鼠以蟲

墨子

十三卷

三

非愛之也告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糶讐則慍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

鼓

睹矣。翟慮彼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

墨子

卷一 三卷

四

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疊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能以封爲狀，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耀也。鈞之耀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

怪

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甚湣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糲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收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拱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

墨子

第十三卷

五

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山譽王子問曰

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詠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謫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程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

墨子

十三卷

六

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

侮

類

舉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雉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雉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

十三卷

七

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千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旣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諸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屨也荆有雲夢羣兕麋鹿滿

底

無終字

之江漢之魚鼈鼃鼃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梗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聞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豈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固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

墨子

卷十三

天雨旸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之十三終

道藏本校

沛十一

墨子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窵空同蟻傳轅轅軒車服間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隣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沉機長二丈廣八

墨子

卷之十四

一

尺爲之兩相如間扁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扁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扁塹長以力爲度塹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慕孔孜之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爲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塗之待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涿七尺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闌必環錮以錮金若鐵鏃之門闌再重鏃之以鐵必堅梳闌關二尺梳闌一覓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乃視闌人恒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丈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表十二

五

小租車

又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
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矢節毋以竹箭楷
趙搜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衙及龍撻二步積石石重
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以亢疾犁壁皆可善方二步積
莖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大罌容一
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第瓮亦甃堅約
弋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
甕有鐵鑄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爲湯及持沙毋下千石三
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
密傳之夏蓋亦上五十步一藉車必爲鐵纂五十步一井
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爲關籥守之五十

卷十四

11

步積新毋下三百石善豪金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攏
縱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而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
衰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前而九尺高七八樓物居垆出
城十二尺百步再再十墜以木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
什者百百步一積雜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
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百步爲幽牘廣三尺高四尺者
千二百步一立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
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閫俾倪廣三尺高二尺
五寸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重
巽高五尺四尉舍爲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狸三尺六堞
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

得

題

空格

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狹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馬
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爲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障
表崕之五五十步一厠與下同園之甬者不擇燥城上三
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
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机机勇必重士樓百步一
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
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
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
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扇
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二舍共
一井鑿灰康糝杯馬夫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譖藉車

墨子

卷十四

三

行棧行樓到額臯連挺長斧長椎長茲距飛衝縣批屈樓
五十步一堞下爲甬內三尺而一爲新臯二圍長四尺半
必有絮瓦石重二升以上上城上步五十步一積甕置鐵
錐爲與步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下本名曰
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爲壘
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
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衝
使重室乎子居下上候適視下能狀與下進左右所移處
失候斬適人爲內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匣而穴之爲之
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杆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
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錦長斧

唯

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鑣柄長八尺十步一闢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櫓插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尺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作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而牙換亦養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牧諸盆糞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吏四墨子

卷十四

四

尺爲倪行棧內開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大小盡壞代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倭近若城場皆爲扈樓立竹箭天中守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士之守邪葆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宕馮而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

鼓

下同

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爲明填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亦故人乃亦積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夫茲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壅城內內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是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罌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今陶

墨子

卷十四

五

者爲月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亦實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勿滿疾康長五實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竈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竈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愚以頻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翟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穴首與版俱前鑿亦版令容予參分亦䟽數令可以救竈穴則遇以攸當之以予救竈勿令墨竈竈則塞矛版而却過一竈而塞之鑿亦竈通亦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徒穴內聰穴左右急絕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攻敗

尺伏

七

直

墨子

卷十四

六

矣斬艾與此長尺乃置窰竈中先壘窰壁迎穴爲連鑿片傳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陝而爲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從內難鑿井城上爲三四井內新斬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頓臯必以堅杖爲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頓臯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益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亦臺口疾鼓之以車輪轡一束樵梁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窰內口鐵鎖長三丈端環一端鈎佩穴高七尺五寸廣井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傳爲二柱共一負十一兩柱同質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窰皆爲穴月屋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寒穴門以車兩走爲蓋塗亦上以穴高下廣陳爲度令人穴中四立尺維置之當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爲窰客三員艾者令亦窰人伏付窰一旁以二臺守之勿離內予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卽刃之二子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予長七尺穴中爲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徧已而移版鑿一徧頓臯爲雨夫而旁狸亦植而數鈎亦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爲爵穴下堞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皆高者六尺下者三尺䟽數自適爲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聲電入垣豈長丘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燔苴復鼓內苴爵穴中照外諸藉

舉

弱者

土

口

車皆鐵什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亦狸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爲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恒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冠圍池來爲作水甬深四尺堅慕狸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圖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罕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圖以七涿代代長七寸我間六寸刻亦未徇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夫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挈爲

墨子

第十四卷

七

人數爲薪樵挈壯者有挈者弱有挈皆稱亦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比傳薪上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能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枝機籍之奇噐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

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
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圓
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鈎弦至於大弦弩臂
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管三尺五寸連弩機郭
同銅一石三十九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鈎距
方三十輪厚八寸銅距臂博八寸厚七寸長六尺橫
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
鈎勝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
矢端如如戈射以磨廳卷牧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
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爲高樓以射
道城上以答羅矢

墨子

十四卷

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
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及管酒槐脯寄于大山昧莖坐
之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
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亦有術者內
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間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爲天下
笑子亦慎之恐爲身薑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
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旣施攻備已具武
士又多爭上吾城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
者重器也亦動移其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
適廣陝爲度環中藉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

披攻亦

鼓

墨

十四卷

九

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輝佩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組亦間以錫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破機藉之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施劍小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簇藜投公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戊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爲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萬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爲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

輓輶

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爲輶輶二十舡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舡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劍甲鞞簪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亦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輶輶決外隄城上爲射機疾佐之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爲窰竈竈入門四瓦尺爲亦門上瓦屋母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窰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窰竈門旁爲橐充竈狀柴艾寇卽入下輔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壘下

一四卷

十

城壞

七

鑿下

雋子冉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壞或中人火鋌前長尺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亦兩未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客隊疏東樹木令足以爲柴搏母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母令上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柱之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豫蚤後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善塗亦外令母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爲閤門廣四尺爲郭門郭門在外爲衝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敷上堞爲斬縣梁齡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爲外鑿亦間深

堞 堞 堞 堞 堞

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爲兵弩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兩杖合而爲之輻輳長二尺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恒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弓下高丈上九尺廣長各丈六尺皆爲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爲寧城上爲擡火夫長以城高下爲度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權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荻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狸者三尺樹渠母堞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木也唐五墨子

卷十四

十一

尺中藉苴爲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鼂鼂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散裕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城上十步一欽水甕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蠡各二財爲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而使積燥處令使守爲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沙礫鐵皆爲坏斗令陶者爲薄甕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用三秘合束堅爲斗城上隔棧高二刻亦一未爲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閩池者以火與爭鼓橐馮瑱外內以柴爲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弩半爲狗犀者環之

鼓

北
印

六

林
城

矛
短

廣

鑿

牆七步而一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患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城置板亦上棚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槌若松爲穴戶戶穴有兩竅竅皆長極亦戶戶爲環壘石外塹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爲堊與石以縣堊上下出入具鑪橐橐以牛皮鑪有兩甕以橋鼓之百十每亦重四十什然炭柱之滿鑪而蓋之母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址以須鑪火之然也卽去而入壘穴殺有佩僂爲之戶及閔鑪獨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各

墨子

十四卷

十二

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爲博士之口受參約泉繩以牛亦下可捉而與投已則穴七八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層木月散之什斬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鉤客穴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鉤客穴者爲矩戟短弩蚩矢自足穴徹以闢以金劍爲難長五尺爲鑿木屎屎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客三十斤以上狸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黃善爲傳置具全牛交橐皮及法爾穴二蓋陳霍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斫屎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鑿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

檣蓋具橐橐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醢客卽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醢置穴中丈益毋少四斗卽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汨目

蒲蛾傳六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以爲活程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止不止後射旣疾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忽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迫之燒答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爲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人操二丈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環數縣二脾上墨子

十四卷

十三

衡爲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難施縣脾大數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爲橐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深其索塗中爲鐵鑲鈎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傳城燒答以覆之連箕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爲旁命曰火梓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爲下說鑱找長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爲五行行間廣三尺徑三尺大耳樹之爲連受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其一後答廣丈二尺丈六

薄鈞植

程下同

車鼓

無終字

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
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寒數暴乾答爲
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
以押慮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
而下之爲上下鈞而斲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答植內母
植外杜格狸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
厚塗之爲前行行棧縣答隅爲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母
其二十畝爵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牖城上樓及
散輿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
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
十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母使可拔二
墨子

卷十四

十四

十步一段有填厚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狸之
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椅五步一竈
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人火燒門縣火次之載而立其
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
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則令吾
死上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貴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
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
面鼓噪敵之必或破軍殺將以衣爲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墨子

卷十五

一

夫
即馬
上
職

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樂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人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舉屠酤者置厨給事第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徭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卽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止步一甲一戟其替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有職城之

鼓馬

買寡

蓬石不

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爲客茵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寔斂其骸以爲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爲之涂茵令命昏綿狗繁馬擊綿靜夜聞鼓聲而謬所以闔閭之氣也所以同民之意也故時謬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望西山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脩義詳唯乃是王曰于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問右置旂左宜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

墨子

卷十五

二

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

旗幟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茵旗死士爲倉庚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鬼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荏旗劍盾爲羽旗車爲壘旗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后有積樵薪有積管茅有積藿藿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甕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

鼓舉

習鼓

有旗節各有辦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旗道路
者有經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昂長丈五廣半幅者大
寇傳攻前池外廩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
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父垣鼓
七舉五幟到六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
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爲陷長五
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
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
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在他於左肩中軍置之
臂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
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

墨子

卷一五卷

三

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墮於道之外爲屏三十步
而爲之園高丈爲民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心
爲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
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徽令男女可知諸守性格者三出
却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
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性格內廣二十五步外
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斬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
休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
而無功人亦爲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

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出於公王數使
人行勞賜守邊城閑塞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
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
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粟多財
民好食爲內牒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
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辭護諸
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從
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近之主人利不盡千丈
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
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
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

墨子

卷十五

四

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書召五官及百
長以富人重室之親令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
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
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
他門他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
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
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
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恃行
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
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
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

墨子

卷十五

五

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
 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車中
 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
 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
 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狗而所以備姦也里缶與
 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
 之守及窮巷間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缶
 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
 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
 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火爲井火突
 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
 車裂五人不得斬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謹諱及離守絕巷
 救火者斬其能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
 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
 者斬諸父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
 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謹
 讐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
 曆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駁言語及非令也而
 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五人踰城歸敵伍人
 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勿
 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伍人不得
 斬得之除其疾鬪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隊

五

伍

待

口

好

鼓

墨子

卷十五

六

二人賜上奉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
內侯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
吏豪傑與計堅者守十人及城上吏地五官者皆賜公乘
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伍千男女老小先分守
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
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敢爲前行
山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賢戮門尉晝三閱之莫鼓
拏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
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
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
請故守有所不悅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日斷
之衝之皆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誠之諸門
下朝夕立者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泣先佑有功
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
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行縣
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爲人下者常司
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
爲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諸備之
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人旁
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他不知令者宿鼓在守大
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龜昏鼓鼓十諸
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

缺行者諸城門吏各人請簷開門已輒復上簷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爲守備程而署之曰其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輒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牧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今爲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毋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蘭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墨子

卷十五

七

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戌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吏檣番不言諸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上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

彊

善

詐使

守者

職

火發自燔燔蔓延燔人斷諸以衆疆凌弱少及強奸人婦女以謹諱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湊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屬繕夫爲答若他以事者徵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今若稽留令皆斷家有守首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心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牒署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曰壹發席辱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墨子

十五卷

八

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岳養子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問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史吏身行死傷家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闢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固羅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留禄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苦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理中家人皆相祿苦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片乃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徵職和旌者斷不降

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謹呼者斷總失者斷舉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鄙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首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籍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賞之

墨子

十五卷

九

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注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與其入而藉之狐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者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父諸侯者常請之今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官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

堯

太

石

士

有

異
下

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禁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閭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勿救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升數爲期其在尊害吏與雜警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欸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爲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

墨子

十五卷

十

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上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宮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其縣其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墮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爲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爲其官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問守宮三難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二日一發席蓐畧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卿

侯

構

所

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侯爲養其親若妻子爲其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爲吏而欲受講賞祿皆如刑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之三十石之候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非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

墨子

卷九

十一

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爲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節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明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垂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室之無可得汲也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爲之券書其枚數當遂枚本不能盡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

難

與

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祿色謾年淫竄不靜
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謹置賊衆其罪殺
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驕軍中有則
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
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
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
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聞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
卒吏民聞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絕上目行謁者侍
令門外爲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
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
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
墨下

十五卷

十二

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棄車若騎卒道外來者
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
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二人夾
散門內坐門常閑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
屯道各垣其兩傍高丈爲埤隄立初鷄足置夾挾視葆食
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
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警竄卽有物故鼓吏至而正
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厠厠與上同厠請有罪過
而可無斷者令杼厠利之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

羊矜積土爲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矜守耶羊矜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矜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爲柱後望以固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椽之左百步右百步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主慮患慮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乃急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理者三尺矢長丈二墨子

十五卷

十三

尺渠廣丈六尺其第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答白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詎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岩閭術可要塞及爲微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祿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祿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卽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棄去唯奔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奉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鉅亭者闔之

舉

鼓守

墨平

十五卷

十四

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槩再維爲縣梁聳電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奔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枚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

斗表者三人更立搖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小大惡美形相從城

墨子

十五卷

十五

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闢鼻乃積聚之城守
司馬以上父毋昆弟妻子有質在王所乃可以堅守署都
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
侍守所者則足廉信父毋昆弟妻子有在祿宮中者乃得
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
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五閤
之上道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
射之詰其疏者牆外水中爲竹筴筴尺廣二步剪於下水
五寸雜長短前外廡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
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
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
其還服以劍驗之即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按者名
百步一隊閣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蓋其上
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密
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
疏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爲常令邊縣豫
種畜芑芸烏豕株葉外宅溝井可實寒不可置此其中安
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爲
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雜樹
烏鴈牧其支革筋角脂胡羽彘皆剥之更憚桐自魚鐵錐
厚簡爲衡任事急卒不可遽令掘外宅林謀多少皆治城
鉅本爲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棧

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
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
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
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告
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
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蘭石厲矢諸林
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爲解車以拾城矢以輶車輪帖
廣十尺轅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
善蓋上治中令可執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
少一不守者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
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禹家

墨子

卷之十五

六

而城方三里



嘉靖壬子歲夷則月中元乙未之吉芝城銅板活字

無終字

墨子卷之十五終

道藏本校

沛十三



墨子向無善本往時顧抱冲訪書海盜張氏曾得一藍印本歸
其從弟千里歎為絕佳自後却無所遇因從千里借吳乾菴鈔本
傳錄二本以備誦讀頃香嚴周丈有伊親託售之書內有藍印墨
子遂以歸余其來札云此刻與畢刻稍異彼據道藏本此出自
內府皆本於宋刻未易優劣也余復取吳鈔今相勘大段同此
而鈔所自出雖未知其何從其年代較先於此或可互證也家藏
子書極多宋刻惟晏子墨子此日明本中之善者豈可吝已
嘉慶丙寅春三月七日從友人齋頭賞牡丹歸燒燭書此莞翁
丁卯春以養疴杜門因假表氏五硯樓所藏正統十年十月十一日道藏本手校此刻其
異同甚少也香嚴云此出自內府恐未必然蓋亦據道藏本也道藏本每卷
標下有沛一等數今悉記于卷尾 復翁黃丕烈識

民國十年海上書賈以此書出售認為士禮店善本而入海源閣
若莞翁吳人應由吾鄉收回以手跋至此巨金潘君持以好藏
積聚且為文勸師孫行因請其併價購去亦藏書家一段

因緣也二磨記

